

附赠珍藏版 CD

苏秀 / 著

我的配音生涯

My Dubbing Career

By Suxiu





苏秀 / 著

我的配音生涯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配音生涯/苏秀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5. 8

ISBN 7-80676-852-1

I. 我... II. 苏... III. 苏秀-回忆录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8724 号

我的配音生涯

作 者 / 苏 秀
特别策划 / 中国配音网
责任编辑 / 陈飞雪 陈润华
封面装帧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照 排 /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版 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80 千

插 图 / 160 幅(附赠 CD 一张)

印 张 / 22.375

印 数 / 1—8000

ISBN 7-80676-852-1/G·451

定 价 / 33.00 元



自序：你们的喜爱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回报

一九八四年我退休离厂，随即在上海电视台译制部又工作了差不多十年。九五年我老伴做心脏手术以后，我就基本不再工作了。后来我们迁居杭州女儿家，就彻底淡出了配音圈子。

那时，偶尔看一部译制片，总是质量很差。与朋友相聚，难得谈起译制片来，也常常是不如人意。可是，这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又何必“皇上不急，急死太监”。所以当我听到朱军在《艺术人生》中，当着童自荣的面，不客气地说：“反正我现在是不看译制片的。”我也觉得“理所当然”。

二〇〇三年，在离开配音圈多年之后，我看到中国电视报谈到《虎口脱险》时说：“感谢上海电影译制厂，感谢配音演员，感谢八十年代。”我真的被触动了。我完全没想到，在二十多年以后，居然还有人以这样热情的语气谈到我们。

再以后，陆陆续续有更多的报刊、杂志以及电视、广播谈到了我们，采访了我们。知道了，时至今日，仍有那么多观众怀念着我们，爱着我们，把我们当年的作品一遍遍地拿出来看，一遍遍地拿出来听。他们说：“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没有忘记。”看到此，我不禁热泪盈眶了。

观众孙洁说：“并未走远的八十年代，那些美好的声音回旋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响彻我们的灵魂。那时候，神秘的上海电影译制厂

是一个存放我们无穷想象和美丽期许的港湾，因为那里有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

我还在中国配音网上看到网友为邱岳峰和毕克建立的“墓碑”和“纪念馆”。有的网友在上面写道：“很多明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失去了光华。可是他们的光辉却渐渐被后人发现，这就是他们的魅力。”

还有一位叫“塞上春风”的网友，给我写了一首藏头诗：

苏醒寒冬惟春意，
秀美乾坤可叹时，
大气堪把山河画，
师法天然能自知。
风华不任沧桑改，
采撷群芳趁露湿，
依稀仍忆韶光曲，
旧日琴箏意迟迟。

我看了，首先感到非常愧对这位网友，不是媒体和网上对译制片的怀念和赞誉，我早已淡出这个圈子，不再关心这一切了。我总说是观众朋友们又把我从坟墓里挖了出来。尽管我对将来信心不足，对现状又深感无能为力，我还是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厚爱。因为，译制片到底是我们为之耗尽了一生心血和精力的事业。

观众史航曾在中央台《记忆》的节目中说：“上译那帮人，也买大白菜，骑脚踏车，打月票上下班，开小组会，读报纸，他们活得跟每个中国人一样，为什么他们能进入《简·爱》的空间、《战争与和平》的空间、《悲惨世界》的空间？他们读过小说，其实大家都读过。那帮人脚跟站在中国土地上，但另外又过着属于云上的日子。”这样的夸奖，真叫人受宠若惊。

去年夏天，施融回沪时，配音网为他召开了一个“施融见面会”，同时也是“配音艺术家与网友联欢会”。我和富润生、曹雷、童自荣、狄菲菲等人参加了。沈晓谦专程从哈尔滨赶来了。尚华因当天早上心脏病发作未能来和大家见面。小狄因工作繁忙只和大家一块吃了一顿饭，拍了两张照，也未能和大多数人见面。许多网友不远千里汇聚



到上海,有的来自河南,有的来自江西,还有的来自深圳……一些不能亲自到会,只能通过手机与现场联系的朋友更是遍布全国各地——沈阳、大连、海南岛、天津、北京……还有远在法国和英国的。他们既是我们的影迷,也是我们的知音,更是我们事业的坚定的支持者。尽管他们知道,目前的译制事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但仍然表示要把译制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永远爱护它,为它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哪怕剩一个人也不放弃。

有的朋友为施融搜集了他所有配主角的电影海报;有的朋友特地从海南岛赶来参加童自荣的朗诵会;有的朋友因为尚华去年冬天做了心脏手术,今年春节特地约好了从天南地北一块来到上海,其中一位叫刘毅的朋友,从伦敦回国探亲,也专程从青岛赶来,只为看尚华手术后是否恢复了健康。他们利用周六、周日两天假期来到上海,只来得及跟尚华以及我们几个老演员吃一顿饭,就匆匆赶回去了。

网友们知道我和刘广宁有联系,寄了许多怀念她、赞美她的文章,要我转交。文章的总标题,就叫“献给我们的公主”。

他们不仅怀念邱岳峰、毕克、李梓、刘广宁,也没有忘记配戏不多的周瀚、戴学庐等人。他们不仅对《简·爱》、《尼罗河上的惨案》、《虎口脱险》等影片珍爱有加,即使对《天鹅湖》这样一部小小的动画片,也那么念念不忘。他们说:“看了童自荣、刘广宁配的《天鹅湖》,才知道王子和公主的声音是什么样的。”还有的说:“那两个小松鼠,简直可爱得没法形容。”

网友“怀念上译”写的有关我厂为《少林寺》配音的文章,是那样细致入微,几乎把每个配音演员都谈到了,从杨文元的方丈、于鼎的僧值、盖文元的师傅、童自荣的觉远直到没有几句话的众武僧。连哪个小和尚是施融配音的,哪个是杨成纯配音的……她都分辨得一清二楚。她还说到我们为打斗配的喊声,从单人练武,二人对打,到群殴场面,都有不同的层次,而且那么逼真。她说:“我真怀疑,他们这些人是不是平时就是经常在街上打群架的。”我在电话中跟她说:“我们当年一点一滴的努力,你都体会到了。我们当年喊哑了嗓子,真没有白喊。”



1980年代初上译厂演员组合影

后排左起：杨成纯、严崇德、乔榛、富润生、杨文元、尚华、程玉珠、陆英华、毕克
中排左起：盖文元、于鼎、周瀚、丁建华、苏秀、伍经纬、童自荣、胡庆汉、孙渝烽
前排左起：戴学庐、程晓桦、刘广宁、孙丽华、李梓、赵慎之、曹雷、王建新、杨晓

由于越来越多的观众想看我们当年配音的老片，引发了一场淘碟的热潮，反过来又促使碟片商人出了更多的老片。很多碟片还特别标明了“上译经典”。甚至过去从来没有上演过的内片，也以碟片的形式跟大家见面了。成都的一位观众朋友把自己拥有的六十几张影碟称做他的“无价之宝”。一些留学生和长期在海外定居的华侨，也都会在离开祖国时带上一大批碟片，以便到国外和朋友交换着看。所以我认为，近年译制片走向低谷，和大多数人提高了英语水平是毫无关系的。

观众喜爱我们的作品，就是对我们最丰厚的回报。那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任何奖项也代替不了的。我们曾经的辛苦，曾经的委屈，都不值一提了。

苏秀
2014年5月

(目录)



1 往事趣谈

- 003 第一次领奖
- 009 为“四人帮”唱堂会
- 011 内参片正式开工
- 013 气死“日活”
- 014 酷暑、桃子、十七号片
- 018 第二次领奖
- 020 别开生面的“政治学习”
- 022 关于《雾之旗》的回忆
- 025 我为褒曼配音
- 028 演员组二三趣事
- 032 录音棚中的“鬼打墙”
- 034 恍恍惚惚的一群人
- 037 李梓配男孩的风波
- 040 为《少林寺》和《少林小子》配音
- 045 两只可爱的小松鼠
- 047 电视译制片专业座谈会
- 049 轰动一时的《姿三四郎》

上视译制部创业伊始	054
《血的锁链》与“黄埔一期”	059
我的每一片新天地	061
我的每一次“人生”	070
我们最忠心的影迷	083

2 译导札记

译制导演究竟做些什么	089
我对译制片的几点看法	106
细节的真实	111
台词,有千变万化的读法	114
话筒前的心理学	118
塑造角色最多的演员	121
从艾司黛拉到哈维夏姆小姐	125
叛逆玛季德	131
该怎样看待《砂器》的男主人公	134
野心家高须相子	138
约安娜,灵与肉的冲突	140
苏联的新浪潮影片	142
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以及《罗马	
——不设防的城市》的幕后戏	148
全新样式的反法西斯影片	150
看了译制片才全懂了	154
人的高贵与尊严	157
非同一般的人物关系	161
震撼心灵的《苦海余生》	163

(目录)



(目录)



168 白云、苍狗,倏忽万变

171 “远山”在呼唤什么?

177 一个婴儿的独白

182 令我倾心的《沙鸥》

185 作家电影《广岛之恋》

188 《红莓》为囚犯立传

190 精致的《格洛丽亚》

3 我的前辈,我的伙伴

195 陈叙一——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

205 我的考官卫禹平

208 故事片的前辈们

210 邱岳峰——我们配音演员的骄傲

220 姚念贻与张同凝

222 毕克——装龙像龙,装虎像虎

228 胡庆汉、杨文元和我

233 “知识分子”富润生

235 戏说于鼎——“一将成名万骨枯”

240 李梓——我们的当家花旦

243 尚华——兢兢业业地对待每一个角色

248 她说我“盗名窃誉”

252 传奇人物潘我源

254 刘广宁——观众心中的公主

260 六十年代进厂的一班人

263 配音王子童自荣

268 我的忘年交施融

曹雷——人活一辈子，她活两辈子	274
七八十年代进厂的一班人	278
注重学习的孙渝烽	281
沈晓谦——一样的才华横溢，一样的痴迷	283
我的“女儿”和从配音圈走出的二林	286
翻译和录音师，我的合作伙伴	291
狄菲菲——天生丽质难自弃	298
我的安慰与自豪	300

4 尾声

我的仲夏夜之梦	305
老尚，你安心地走吧！	314
他们为什么要重配？	317
你好！苏秀老师/童自荣	319

后记

苏秀作品年表	323
	335

（目录）



1

(往事趣谈)







第一次领奖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对我来说,恰似一切都沐浴在春风之中,周遭一片葱茏。我们一行六人——领队柯刚、翻译陈涓(苏联片《列宁在一九一八》、《伟大的公民》、《乡村女教师》、《第四十一》等片的翻译)、导演寇加弼(也是以上影片的译制导演)、演员姚念贻、胡庆汉和我——喜滋滋地登上了去北京的特快列车,去参加文化部为表彰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的优秀电影工作者而召开的授奖大会;同时也作为当然的代表,参加中国电影家协会的成立大会。除了柯刚(她是我们当年的厂长),我们都是被评选出来的优秀电影工作者。那时我和胡庆汉刚满三十岁,姚念贻稍大一点,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才踏入电影界的年轻一代,能有这样的荣幸去参加如此隆重的大会,真有说不出的喜悦。一九五七年的春天,那也是我们生命中的春天。

赵丹教我玩扑克

在去北京的卧铺车厢里,姚念贻和我恰巧跟赵丹睡对面铺。赵丹带了一副扑克牌,可凑不齐四个人,他跟我说:“小丫头子,你来和我打对家吧。”可我那时从来没玩过扑克,一点儿也不会。他说:“没关系,我来教你,一学就会了。”他一面明着教我,一面暗中挤眉弄眼地用眼色指挥我出牌。不料被在一边认真观战的姚念贻发现了,她大叫起来:“哈,

他们作弊,我看见赵丹向苏秀眨眼睛了。”她这一喊,我们的“阴谋”败露,几个人一齐开怀大笑起来。

赵丹是名扬海内外的大演员,解放前就已经是大明星了,可他没有架子,一点儿也不像个大演员,倒像个最最普通的调皮而亲切的大哥哥。

在北京期间,我们从旅馆坐大巴去开会,那时赵丹的妻子黄宗英刚怀头一个孩子。他们一上车,赵丹就喊:“快让个座,孕妇上来了。”引起大家一阵哄笑,弄得黄宗英非常尴尬,骂他“十三点”,可他愿意逗大家开心。

还记得“四人帮”刚倒台不久,我和邱岳峰、赵慎之在我们演员休息室教乔榛、刘广宁、程晓桦等人跳交谊舞。赵丹来了,他穿了一件对襟的中式棉袄,一双中式家做的棉鞋,就这身打扮,也立刻兴致勃勃地跟我们一起跳了起来。

如今,距一九五七年已经四十多年了。赵丹和姚念贻早已离开了人世,我已记不得那次在火车里一块玩牌的其他人,但赵丹那神采飞扬的样子和我们大家一齐开怀大笑的声音,依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时,我们是多么年轻,又是多么无忧无虑啊!

生活的顶峰

在北京开会期间,下榻的旅馆叫什么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那是我们第一次住进房间里铺着地毯摆着沙发、卫生间二十四小时有热水供应的高级宾馆。

一天晚上,熄灯很久了,我们都还没有睡着。姚念贻忽然跟我说:“你不觉得吗?这恐怕是我们生活中的顶峰了。”当时我很奇怪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照我想,我们的生活、事业才刚刚开始,今后只要努力工作,前途正未可限量呢。可我没说出来。然而,事实却不幸被她言中了。

她于一九五八年因医疗事故死于难产,她的预言是不折不扣地在她自己身上应验了。至于我,在那以后的二十年中也由于不停地参加各种政治运动——反右、下放劳动、四清、文化大革命……把大好时光差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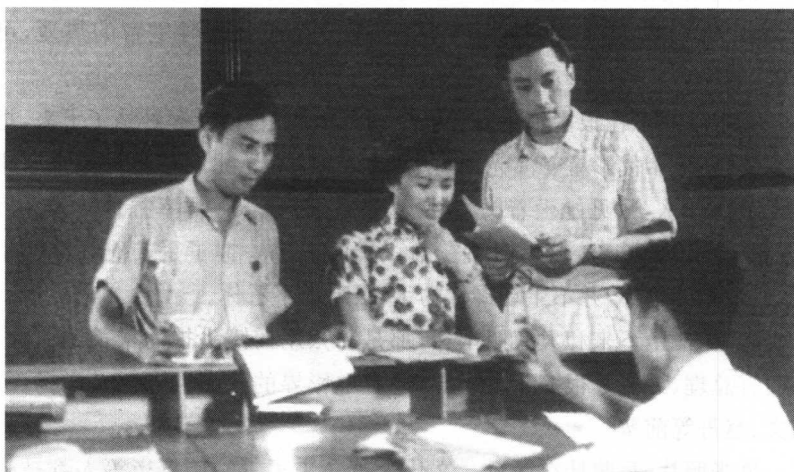
我的配音生涯

(往事趣谈)

wo de pei yin sheng ya



1957年，领奖后与同学合影



1950年代中期，导演寇加弼给演员讲戏，中立者为姚念贻，左为陆英华，右为中叔皇。

都消磨在非业务性的折腾中了。待到“四人帮”倒台之后，已是疾病缠身，年过半百，恰似一抹西下的夕阳，尽管看上去还有一片红光，可不知什么时候，一下子就会坠落下去，完全黯淡了。因此，她的预言，在我身上也可以说应验了。

毛主席接见

开会以来，大家一直在猜测，在盼望，毛主席会不会接见我们。

终于，有一天，会议的组织者通知大家，明天大家不要请假外出，穿得整齐一点，有重要活动。大家心里都明白，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了。

第二天，几辆大巴一直把我们送进中南海的一个院落。院中摆着一排长凳和几排阶梯形的踏脚板，看来，主席是预备跟大家合影留念了。我们按规定排好队，站在长凳后面。长凳是给首长们和电影界知名人士坐的。这次被接见的人当中，除了来领奖和参加中国影协成立大会的人之外，还有全国的优秀放映员。

我们站好后，有人宣布了几条规定：“主席来了，大家站在原地不许走动，不许叫喊，也不许主动与主席握手。为了表达对主席的热爱，可以鼓掌。”

毛主席终于在很多中央首长的陪同下出现了，他在远处站了下来，把王人美（三十年代影星、《渔光曲》主角）叫了过去。我们听不见毛主席跟她说了些什么，只见她歪着头，满脸喜悦，像个孩子一样幸福地笑着。后来，毛主席走了过来，和我们站在第一排的人一一握了手。他和你握手时，只把手伸给你，并不主动握你的手，眼睛也不看你。

随后，他坐下来和大家照了相，那是一张用摇镜头拍的很长的照片，上面有总理、彭真等很多党政领导，还有电影界的很多领导以及白杨、舒绣文、赵丹等前辈。

这张照片，我曾挂在厅里。文化大革命来了，彭真、夏衍等人都被打倒，我自己也被审查，我就把它摘了下来。去年搬家，无意中把它翻了出